太极积愤的迸发，表明当时后金皇族间的纷争已处于剑拔弩张之势。琐诺木是蒙古敖汉部长，天聪元年来归，娶皇太极的异母姊哈达公主莽古济为妻，封地开原，成为地位显赫的额驸。莽古济与莽古尔泰、德格类是同母兄妹，她的女儿分嫁岳託、豪格。这种姻亲关系使他们联为一气。莽古济因琐诺木先娶託古的妹妹，因恶妹而恨兄，诬陷託古要谋害自己，请皇太极杀託古。德格类等三贝勒极力徇庇莽古济，也奏请处死託古。而琐诺木与託古亲如兄弟，因而多次借醉酒向皇太极示警，“皇上亦微喻其意”⑯在皇太极的盛怒遣责下，经蒙古诸贝勒会勘，託古实属无辜，德格类与豪格各罚银五百两，岳托罚银千两。代善也被罚，莽古济被禁止与他人来往，经过这场斗争后金国家的权力进一步集中，皇太极的地位得到巩固和加强。

德格类受罚后第八天，即天聪九年十月初二日（1635年11月11日），晚上二更，他同他的同母兄莽古尔泰一样，“中暴疾，不能言而死。”⑰十二月二十六日，莽古济的属下冷僧机揭发，莽古尔泰在大凌河与皇太极公开争吵后，即与德格类、莽古济等结党焚誓，“要夺御座”⑱。经过审讯，莽古济等人伏诛，德格类与莽古尔泰的儿子被废为庶人，两人的坟墓被毁，正蓝旗被分编入两黄旗，改归皇太极直接统辖。

---

①《满洲实录》卷7，台湾中华书局1969年影印本，第12页。
②《满文老档》，《太祖朝》卷20，天命6年3月23日。
4月4日。《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3，故宫博物院1932年版，第14页。
③《满文老档》，《太祖朝》卷51，天命8年5月3日。
④⑤⑥⑦⑧⑩⑪⑫⑬⑭⑮⑯⑰《清太宗实录》卷8、8、9、16、9、17、19、20、23、24、25、26、25。
⑨德格类称“和硕贝勒”始见于《清太宗实录》卷8，天聪8年4月乙酉。实早于此。
⑱《满洲旧档》，天聪9年12月26日，东洋文库1972年版。

张　名　振

薛　瑞　录

张名振，或作明正①，字侯服，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生②，清顺治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1656年1月24日）去世。

张家原籍山西，祖辈入南京锦衣卫籍，迁应天府江宁县（今江苏南京市），“世居青谿浮桥”③，所以史籍大多说张名振为江宁人④。名振年少，学文不成，改习武艺。稍长，他熟谙韬略，精于骑射、击刺之术。他与胞兄名甲，胞弟名远、名扬，从弟继荣一起，被时人称为“张氏五俊”⑤。

张名振性格豪爽，喜任侠。年轻时，他曾旅游京师，借寓广宁门街北报国寺（大慈仁寺）。后来，他因用费告罄，生活拮据，寺僧解囊相助。当时，魏忠贤专权，太监们经常在京营练习骑射，借以赌博，每负一矢，罚钱一百，寺僧知道名振善射，就主动出钱五千，叫他前去较量。他起初怯战，结果每矢都负，倾囊而归。寺僧再助钱一万，嘱他要把得失置之度外。名振照办，除开始时负一矢外，九十余矢全胜，赢钱数万。以后，他每天去射，百发百中，一年下来积银数千。他厚赠寺僧，但寺僧不受，只收回以前借给他去赌的钱。名振又把赢来的钱用于经商，所得更以万计。从此，名振更加任侠，结交满朝野。崇祯时，东厂太监曹化淳曾延他为上客，曹化淳是名太监王安门下，与东林党亲近，名振也才得以同复社诸人通声息。行人司熊开元因揭发大学士周延儒奸贪而被旨廷杖，张名振虽不认识熊开元，但出

于抱不平，便暗通关节，使熊幸免于难。

名振在行商时，遇上了宛平县一位姓马的老庠生。马翁见他身材魁梧，仪表不凡，预测他要富贵，“当封侯万里”⑥，欣然自荐，将爱女许配名振。天启六年（1626年），张名振弃商从戎，“献策枢要，题授京营火攻都司。”⑦崇祯五年（1632年），明朝政府讨伐在山东登、莱反叛的明将孔有德，经年不能取胜。名振以偏将从征，采用穴地炸城的办法，平叛凯旋。但是，名振后因打死一名太监被贬谪，从军陕西富平。崇祯末，名振以副将任台州（今浙江临海县）石浦游击。他刚一到任，就聘请熟悉水性的阮进为部将，招募水军，监造战船，组成浙江的一支重要军事力量。

在清军平服江南的过程中，张名振是明朝的忠臣，丹心赤胆的抗清民族战士。顺治二年（1645年）五、六月间，清军渡过长江，所向披靡。接着，清朝派遣的安抚使到浙江招降，名振拒不受命。当明朝遗臣钱肃乐、孙嘉绩等拥戴鲁王朱以海监国于绍兴时，名振立刻率部归附。鲁王大喜，晋封他为富平将军。鲁王政权建立后，命令兵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张国维督师钱塘江上，全力堵截清军南下。张名振背刺“赤心报国”四字，表明他的志向和气节。他自石浦带兵三千、合新募万人会师江上。方国安、王之仁、郑遵谦等也率部先后抵达，汇成十多万的抗清大军，分屯三十六营，防守于南岸，并陆续收复了富阳、于潜（在今浙江临安西）、余杭等县。同年十月，清军将领田雄、张杰统兵五万，筑营于北岸。两军对峙，待机而动。顺治三年（1646年）六月，清军乘天旱水浅，大举向南岸推进。张国维指挥各军奋起迎击，战火蔽江。后来义师溃败，绍兴失守，鲁王仓皇逃到南田（今浙江象山南田岛）。清军跟踪追击。名振为救鲁王脱险，毅然放弃石浦，以舟师扈随鲁王出海。鲁王封他为富平伯。张名振因自己与肃虏伯黄斌卿的姻亲关系，赴舟山劝说黄斌卿接纳鲁王。但黄却以奉隆武之命守舟山为由，加以拒绝。名振被迫依然扈驾漂泊海外，直到永胜伯郑彩来迎时，才护卫鲁王寓居福建厦门。后来又迁居长垣。鲁王以护卫功，再晋名振为定西侯。为了扩大抗清力量，名振奏请返回石浦。但石浦已落到了清军手中，名振只好率部依附舟山黄斌卿。

顺治四年（1647年）四月，清松江提督吴胜兆倒戈反清，要求舟山派军合力攻打南京。黄斌卿犹豫不敢答应。名振本不想寄人篱下，张煌言等人又从旁加以怂恿，便决定率军赴约，“联舩二千余号，兵五万”⑧，以张煌言为监军，浩浩荡荡，沿海北上。可是，军抵崇明，飓风大作，海啸骤起，舟覆人殁，一军尽失。名振、煌言改穿僧服狼狈逃回舟山。黄斌卿为此气愤至极，头触庭柱大骂：“吾图此举，所费数十万，呕血数斗，今为鼠辈所坏，东南不可图矣！”⑨还扬言要杀名振，名振逃至南田。从此，黄、张之间的矛盾更加尖锐，后来终于发展到互相残杀。

张名振虽然几经挫折，但抗清意志并没有衰退。他在南田招集旧部，重整队伍。同年十月，名振率师攻破昌国卫（在今浙江象山以南），占据健跳所（在今浙江三门以东）。当时，郑彩挟持鲁王，独揽大权，以诬陷手段杀害重臣熊汝霖、郑遵谦，大学士钱肃乐也忧愤而死，鲁王无法安身。顺治六年（1649年），名振迎驾至健跳。清廷得知后，立即调兵包围健跳。在这一紧急关头，张名振在向黄斌卿求援失败后，果断地撤出健跳，再次扈从鲁王漂泊海外。同年八月，为了给鲁王找个安全可靠的行朝之处，张名振率部突袭浙江沿海的最大岛屿舟山，火并黄斌卿，沉尸于海。但他又要隐瞒自己作为预谋者和主事者的事实，竟对将士佯装痛哭。十月，鲁王驻跸舟山，“晋名振太师，当国政”⑩。

张名振自恃功高无比，开始变得骄横跋扈起来。争权夺势、尔虞我诈等等封建官场的恶

习，在他身上时有表现。“国事尽归名振”⑪，连被鲁王委任为总理朝政的文渊阁大学士张肯堂也无权可言，凡是阁臣们所议所举，名振多阻挠不行，致使肯堂愤恨不已。顺治七年（1650年）八月，他又在郑成功同郑彩兄弟争夺厦门的冲突中，派兵击破郑彩余部，以支持郑成功。接着，他打起“吾为斌卿报仇”⑫的旗号，袭杀王朝先，吞并部众八千余人。王朝先的部将愤懑不服，叛降清朝，充当了清军后来攻打舟山的向导。鲁王也“卒为张名振所挟，东奔西走，视为奇货，之浙不能，之闽不可”⑬，徒拥虚名而已。

监国鲁王政权的存在，显然不利于清廷在浙闽地区的统治。顺治八年（1651年）七月，清军镇压了浙东四明山寨的抗清义军之后，八月，清平南将军金砺、定南将军刘之源、闽浙总督陈锦、浙江提督田雄等会师舟山，企图一举消灭鲁王政权。张名振在强敌压境时，片面地认为蛟关天险，固若金汤，“敌必不能猝渡”⑭，轻率地作出分兵出击的错误决策。他拨兵六千，命阮进防横水洋，安洋将军刘世勋守舟山城。他自己率领主力奉鲁王直捣吴淞，以牵制清军。这一部署引起了广大将士的不满和误解，认为名振是惧敌逃跑。这话传到名振耳里，他很不高兴，说：“吾老母、妻子、诸弟皆在城，吾岂有他心哉！”⑮八月二十一日，天大雾，清军乘机偷渡蛟关，进抵螺头门。阮进察觉太晚，炮不及发，急令投抛火球，但风反自焚，全军溃乱，阮进战死。清军蜂拥登岸，包围舟山城。刘世勋、张名扬率军民背城力战，杀伤清军千余，又复开城门诈降，敌中伏，死者堆积。经过十多天的鏖战，九月初二日，清军才攻占舟山,张肯堂等二十多位大臣壮烈殉难，“居民死者万余家，井中尸皆满，火竟日夜不息。”⑯舟山岛军民为了反抗清朝统治，演出了英勇悲壮、可歌可泣的一幕。名振率师败清军于崇明，正准备往攻吴淞，即传来舟山被围攻的消息。名振赶紧拥鲁王撤回，但拯救无及，舟山已经陷落。当他得知文武大臣殉国、合家老小自焚时，大哭道：“臣误国误家，死不足赎！”⑰正想奋身跳海自杀，被鲁王和部将阻止。

同年十二月，名振和煌言扈从鲁王离浙江，到厦门，投靠郑成功。郑成功对名振的专擅和失利不满，有谋害之意。“成功大言曰：‘汝为定西侯数年，所作何事？’名振曰：‘中兴大业。’成功曰：‘安在？’名振曰：‘济则征之实绩，不济则在方寸间耳。’成功曰：‘方寸何据？’名振曰：‘在背上。’即解衣示之，有赤心报国四字，长径寸，深入肌肤。成功见之，愕然。悔谢曰：‘久仰老将军声望，奈多憎之口何。’因出历年谤书盈箧，名振立命火之。于是待名振以上宾，行交拜礼。”⑱郑、张既释嫌怨，成功即任命名振统管水师前军，并让鲁王寓居金门。从此，名振、阮骏等部皆属成功。

顺治九年（1652年）四月郑成功攻打漳州时，名振率水师前军参战，击败清军，杀获颇多。他建议在镇门筑堤，以水浸灌漳城。因工程浩大，水湍难防，成功未予采纳。顺治十年（1653年）三月，名振向成功请师北上。他认为自己生长江南，领兵数十年，当时清军各处兵将多半是旧属。金砺既专注福建，江南势必空虚，“我以百艘，乘此长风破浪，直入长江，号召旧时手足，攻城掠野，因时制宜，捣其心腹，虏无暇东顾，藩主得以恢复闽省，会师浙、直，可指日待也。”⑲郑成功同意他的主张，并与兵二万、粮三月，派遣忠靖伯陈辉等重要将领随征。名振挥师沿海北上，过舟山，逼金塘，阵斩叛将金允彦，望祭舟山殉难军民，将士恸哭。诚意伯刘孔昭、仁武伯姚志倬闻讯率部来会，军势增强。九月初，义师进入长江口，击破清军防守，胜利登上崇明岛，驻营平洋沙。名振试图把它作为进可攻、退可守的战略据点，因而没有直接沿江西上，攻打南京。数万义师驻营崇明，粮饷不济。名振与士卒同甘苦，当时有“太师枵腹，我辈忘饥”⑳的歌谣，士气更旺。就在这时，郑成功听信谗

言，怀疑名振驻营崇明的动机，于是把他召回厦门。后经张煌言和宁靖王朱术桂的调解，成功才让名振继续统师北伐。十二月初一日，清军马步兵万余突袭平洋沙，名振鼓众迎战，分三路进攻，全歼来犯之敌。

为了与李定国军的反攻计划相配合，顺治十一年（1654年）正月，名振率海艘数百，溯江而上，十三日抵镇江，登金山，设醮三日，遥祭孝陵，三军痛哭失声。名振在绝壁上挥泪题诗，云："予以接济秦藩，师泊金山，遥拜孝陵有感。十年横海一孤臣，佳气钟山望里真。鹑首义旗方出楚，燕云羽檄已通闽。王师抱鼓心肝噎，父老壶浆涕泪亲。南望孝陵兵缟素，会看大纛祃龙津。"㉑后因李定国部中途受阻，改变路线，转攻广东。名振只好率军东撤，还驻崇明。四月初，名振听说李定国部在广东获大胜，清廷急调江南驻军前往增援，南京空虚。于是，他又统海艘千数，再入长江，趋瓜州，捣仪征，直逼燕子矶，威震南京。清廷调兵遣将，组织反击，义师迎战失利，急忙撤退。五月，名振督师攻打吴淞，阵斩清军四百，获战船三百七十多艘，向金门鲁王告捷。

顺治十二年（1655年）七月，郑成功决定再次兴师北伐时，认为"宜分兵与定西侯并忠靖伯等会师进入长江，捣其心腹，使彼不得南顾"㉒，并任命大将洪旭为总督，凡一切征战机宜，悉听节制。郑成功在这次北伐中，并没有任命名振担任职务，而名振这时也不在厦门，他早已率领本部兵再次去攻打崇明，驻营平洋沙。十月，洪旭统师十二镇抵达舟山海面，兵分两路攻城。名振因与陈辉大将不和，故没有参加攻打舟山之役。当郑军占领舟山以后，他才在十一月二十七日匆匆离开崇明，率部来到舟山。"名振徒步痛哭入城，至故宫，祭元妃陈氏及殉难诸忠臣。又祭其母，大作佛事，哀恸三军"㉓。不久，郑成功差监督李长前往舟山吊师，并任命陈六御督张名振部、阮骏部镇守舟山。十二月二十八日，郑成功以张名振不参加会师等表现，认为他"犹未降心"，竟指使心腹把他毒死㉔。临终前，"名振起坐击床，连呼崇祯先帝数声而绝"㉕，遗言以所部归张煌言节制。煌言泣不成声，葬名振于舟山岛芦花岙胡家园山麓。

顺治十三年（1656年）九月，舟山再度失陷，清军把张名振的坟墓夷为平地，开棺扬尸㉖，以发泄对他的刻骨仇恨。

---

①据计六奇:《明季南略》卷之16,《张明正题诗金山》,张名振于顺治十一年正月师泊金山,题七律一首,诗后自署"甲午年孟春月,定西候张明正同诚意伯题并书"。疑清兵入关后,张名振借自己名字的谐音,改作明正,以表示自己拥戴明朝正统之意。

②张名振的生年,史籍无直接记载。郑达《野史无文》卷10《张明振传》云:"天启癸亥,年二十三。"这一记载与张名振的整个抗清生涯颇相吻合,是为可信。

③、⑥、⑦郑达:《野史无文》卷10,《张名振传》,中华书局1960年版。

④张名振的籍贯,史书多持江宁之说。其实,他的原籍应是山西省,拙著:《张名振史事释疑》已作考证,将在1985年《清史研究通讯》刊出。

⑤、⑧、⑨厉家祯等:民国《南田县志》卷31,《人物志》,《寓贤》。

⑩李洣等:民国《象山县志》卷21,《名宦传》。

⑪全祖望:《鲒埼亭集》卷10《碑铭》,《明太傅、吏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华亭张公神道碑铭》。

⑫张岱:《石匮书后集》卷51,《张名振传》。

⑬同上书,卷50,《辛卯殉难列传》。

⑭、⑳徐鼒:《小腆传纪》卷45,《列传》38,《张名振传》。

⑮、⑰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卷4,《碑铭》,《明故太师、定西侯张公墓碑》。

⑯马瀛:民国《定海县志》第4册,《故实志》,《明遗臣舟山死事始末》。

⑱、㉓翁洲老民:《海东逸史》卷12,《列传》9,《张名振传》。

⑲、㉒、㉔杨英:《先王实录》,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关于张名振的死因,史籍记载有两种说法：一是积劳成疾,因病而死;二是被郑成功指使人毒害致死。本传从后说，详见拙著：«张名振史事释疑»,«清史研究通讯»1685年。

㉑计六奇：«明季南略»卷之16,«张名振题诗金山»。案：诗序称接济秦藩,秦王是孙可望,不是李定国.李定国虽领兵作战,因地位在孙可望下,所以仍称接济秦藩。

㉕查继佐：«罪惟录»传卷12,«张名振传»。

㉖张煌言：«张苍水集»第1编,«冰槎集»,《祭定西侯张侯服文》(1661年)云：“回念乙未之冬,弃捐宾客,距今仅七载耳。其间废存亡之感,月异而岁不同。如我兄既归三尺土，而尚不能保百年坟，致有发冢开棺之变。余闻之痛，何可言哉”。中华书局1959年版。

清史研究评介

日本有关宝卷的研究和庋藏

冯佐哲

宝卷是我国明清以来民间秘密宗教组织传教的经卷，是一种仿佛经式的经卷作品。宝卷一词在明中期以后才开始出现。清代晚期，宝卷从华北地区流传到大江南北，成了民间说唱文学的一种脚本。宝卷是今天研究宗教史、民间文学史、民间思想史、农民战争史的重要资料。因此，它日益引起中外学术界的重视。现将日本有关宝卷的研究与庋藏情况简介如下。

宝卷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唐宋时代，它是由唐、宋的仿佛经的“讲唱经文”、佛经故事的“变文”与“说经”等演变而来，其间还杂糅了元明时期的散曲、鼓子词以及诸宫调与其他戏曲形式，至明代中叶才正式形成了宝卷。

明代中期以后，宝卷逐渐成为秘密宗教的经典。最早多流行在永平府靠近长城沿边地区，后来扩展到华北地区与江淮一带。如朱国祯在《涌幢小品》卷三十二“人物”条中就记载了明代成化年间山西省崞县王良与析州封越利用秘密宗教起事，后为明官军俘获，搜其“妖书”，其中仅记述的目录就达八十八种。这里虽然没有明确说这些“妖书”，就是宝卷，但可以肯定这些“妖书”，就是宝卷一类的经卷。至正德年间，弘（红）阳教的经典就开始以“宝卷”命名，并刊行于世。至明代晚期秘密宗教打入宫内，许多太监、宫女甚至皇妃、太后也皈一左道旁门，例如，明末弘阳教就曾以魏忠贤、石亨、张忠、陈矩等为“护法神”，明神宗万历的母亲当时号称“九莲圣母”。（李世瑜《宝卷新研—兼与郑振铎先生商榷》，《文学遗产》增刊，第4辑）因此宝卷在明万历、天启至崇祯年间盛极一时，到了清代康熙年间开始中落，道光年间又开始抬头。宝卷在明清之际流传最广的是华北地区，特别是直隶省。由于时间流逝、苍桑变迁，保存至今的宝卷已寥若晨星，连同佚书目录加起来不过百数十种。如果划一时代的话，此为宝卷前期，亦称旧宝卷。

清代同治、光绪及至民国时期，宝卷又以新的姿态出现，是为宝卷后期，即宣讲宝卷（亦称“宣卷”）。此时宝卷已由布道劝善，发展成为说唱文学的脚本，以演唱故事为主，甚至有的已成为纯民间文学的作品，只有少数还保持着宗教的意味，这时主要在江南，特别是江浙地区流传。据不完全统计，这种宝卷大约有五百种左右。